晉察冀日報
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（星期四）

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| 第一五五四期 | 定價：報紙每份零售八角 麻紙每份零售五角

唐縣開展牧畜合作事業

唐縣訊：牛眼溝，木蘭等五村，為了積肥發展畜牧業，組織合夥養門羊，已擴股一七五〇〇〇元；縣社為使他們這一業務，搞得更烘火，來影響別的村社，曾拿出五〇〇〇〇元，以投資辦法扶持他們。其經營方式：社員出錢，村社統一領導，買回來的羊，按其成色，以實價或市價賣給社員。栗元莊、葛莊、侯各莊、史家佐、下莊等村，組織合夥養牛，現每個村社已買牛兩頭，補助種麥和秋耕畜力之不足。其經營方式：買牛入股者和不入股者，使牛一天，除由使用戶喂養外，並出使用費若干元。盈餘按三一分紅：人力得一，畜力得二；如使牛耕地不用人力，而所得完全歸畜力所有。畜力所得盈餘之總數，按買牛入股資金比例數分配。（和士珍、楊永）

平北懷來宣化一帶 展開大規模政治攻勢

摧毀敵據點偽大鄉各七處 敵佔區人民歡騰敵偽恐慌

平北訊：（遲到）自四月初開始，我平北軍政民密切結合，在懷來宣化一帶展開了大規模的政治攻勢。自四月二日起，至二十七日止，我軍連續攻克雙印堡、嶂村、雞鳴驛等據點，給予了敵偽以重大的打擊。二十五日，曾包圍林峪口村，摧毀了當地偽大鄉的組織，對駐守偽軍進行了碉樓喊話。在這一時期之內，我政工人員更積極活動，到處散發傳單與書寫標語，召開群眾大會，進行挨戶訪問。抗戰的形勢與各地的勝利消息，傳遍了當地每個鄉村。在我攻勢之下，敵偽非常恐慌狼狽，在四月中，連續撤退了下葛峪、定方水、小村、段家堡、石盤口等敵偽據點，宣化趙川城門緊閉，敵偽不敢外出。下花園偽警察恐怕我軍襲擊，不敢在宿舍裏睡覺，趙川車站敵偽常常在夜間無故驚擾，亂放擲彈筒來給自己壯膽。至於當地的群眾，則人人興奮，喜笑顏開。在雙印堡戰鬥以後，遠近村莊爭先尋找抗日政府交納公款，並紛紛拿出猪肉、白麵、雞子、豆腐等物品慰勞軍隊。每逢我軍政人員召開群眾大會時，男女老幼都踴躍參加，五相告說：「去聽咱們中國救國軍講話。」當我軍攻打×據點時，帶路老鄉奮勇先登，抱住據點門口放哨的偽青年團，奪獲火槍一支。我軍每次發動群眾拆毀據點碉樓，老鄉們都很高興的去幹這個工作。洋河南岸某村一個老道，見我軍到了，聽說是八路軍，連忙合掌當胸，口念無量壽佛，滿面笑容的說：「敢情還有咱們中國哪！六七年沒見咱們中國軍隊了……」。總計在這次政治攻勢當中，在這一帶共攻克逼退敵偽據點七處，砲樓工事完全破壞，並摧毀偽大鄉七處，散發傳單一千二百五十份，書寫標語三一七條，召開群眾大會六次。經過這次攻勢之後，我抗日根據地的面積更加擴大，群眾情緒大見提高，當地的抗日工作，有了更進一步的開展。又訊：四月十四日晚，我地方工作人員及游擊小組進入永寧西關，在城牆和街道上，貼滿了傳單和抗日政府的佈告。當任務完成後，向城內打了幾槍即行撤出。當時，城內偽軍非常驚慌，全部倉促的拉上城牆，一夜不敢合眼。第二天偽組織人員到西關看見了傳單和標語就和老鄉們說，西關有八路軍，要搜。老鄉們都背地裏議論說：「現在你們又喊起人來了，八路軍一來你們就成了孫子。」「不用擺威風了，日本鬼子反正快完了！」

平西懷涿區 展開政治攻勢

平西訊：自從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傳到懷涿地區以後，懷涿地區民兵游擊組，即配合區幹部，沿同塘綫從舊莊窠到水關一帶，展開廣泛政治攻勢，白天召集群眾開大會，傳播盟軍登陸的消息，黑夜埋伏在同塘路邊，打擊小股敵人，老百姓聽了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，都萬分高興，樂着說：「這回可有盼望了，我們盼了好幾年了，這回可該日本死了！」每逢大會結束，大家總是戀戀不捨的說：「你們還講吧？我們還想聽哩！」開會過後，到夜裡民兵游擊組又跑到同塘路邊，打擊敵人運輸隊，七月十八號晚上，繳獲了大馬四四，給養車一輛，活捉偽護路隊一名。二七日又打死特務一名，打死偽軍兩名。勝利消息傳出，游擊區群眾情緒更加振奮，敵偽也更加恐慌，莊戶和獅子溝，每到夜裡，就放起機槍來，恐怕遭到游擊隊的襲擊。

孟平四區軍民苦戰兩月 粉碎敵修碉陰謀

孟平訊：五月十八日開始，敵人要崔家莊一帶村莊，要迅交九萬磚瓦，要在御寨口修築堡壘，以切斷我綫內外交通要道。為了粉碎敵寇這一陰謀，我四區游擊小隊和民兵即開赴御寨口週圍，打擊敵寇。到五月底，在我軍民統一步調，頑強鬥爭下，敵寇的準備工作，被我們粉碎了。六月四日，敵由上社增兵百餘，準備繼續完成這一任務。新的情況下，我們以武裝鬥爭為主，主力、基游、民兵統一指揮，分散活動，並結合以政治攻勢，頑強的展開抗伕鬥爭，堅決粉碎敵之陰謀。四區軍民，在這個統一方針下，從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一個月中，主動出擊三十六次，殺傷敵偽三十七名（內有橋樑隊長一名），使敵偽未得絲毫喘息機會。群眾抗伕鬥爭的結果，據十二村統計，共節省人工三〇七二名，使得敵人不得不自己一面打仗，一面修築。敵寇在我軍民這樣頑強的火力下，不得不於八月八日被迫撤跑了。（傅伯英）

龍華召開合作幹部會 澈底揭發錯誤思想

預料今後工作將有新開展

龍華訊：為了使合作社與大生產運動進一步結合，八月一日召開了一個全縣辦事處幹部討論會，會議經過整整兩天，中心內容是揭發錯誤思想，糾正糊塗觀念，雖然在炎熱的伏天，但全體參加人員精神極為煥發，發言極為熱烈。討論結果已取得思想上的一致、認識上的統一，象徵全縣今後合作工作將有新的開展。大會揭發的錯誤思想，與糾正的糊塗觀念，主要的是以下六點：第一、過去有的幹部只認為辦事處領導的，或合作部門自己去組織建立的村社、才是合作社，此外有好多名符其實合作社的民辦合作社、以農業為主的合作社、以牧畜為主的合作社、以養羊為主的合作社等，則不關心，不當合作社看待。這是主觀主義、宗派主義的思想作怪。第二、過去大部同志對合作社性質認識也是非常狹隘的，只知道擴大股金辦理些供給及某種副業生產業務，就算組織了老百姓的經濟生活，至於如何積極的組織群眾生產，如何把零星的人力物力財力組織起來，使他「人盡其材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」，以增加生產、克服困難，改善人民生活，這種前途無限不會增的合作事業，反沒放在主要地位，甚或有的幹部還不知道是自己應負的責任。第三、過去，一般認為使老百姓買賣東西方便，賺些錢、分點紅，或在貸款貸糧下，給窮戶災難民以扶助，就算為群眾服務了，沒深刻認識到要真為老百姓服務，應從發展農村經濟、以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，從增加生產中以建設鞏固根據地，使邊區經濟繁榮，使老百姓豐衣足食，這才是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。過去對這一點的認識，是非常狹隘的。第四、在整社轉變業務方針上，只認為調整幹部，及擴大股金，活躍了村社業務，就算整社勝利了，至於如何抓緊轉變業務方針，加緊業務指導，沒有提起應有注意，所以雖然村社幹部加強了，股金擴大了，仍然跳不出官辦的供銷社的範圍。第五、怎樣把老百姓一切經濟生活通過合作社這一問題，過去多數同志認識，要堅持一村一社，以及綜合性的合作社，要從整理供給社在群眾中建立威信，再由供給社把其他業務合併擴大到其他各項業務上去，由供給社幹部去認識他。這說明過去供給社是正統，其他是旁系，這更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想法。第六、在政民幫助合作問題上，合作幹部認為政民的任務是自上而下的給合作社輸送幹部、在調劑幹部、擴大股金上加以配合，就滿足了。最高要求，就算幫助了合作工作，如果政民超過了這個範圍，就算包辦代替，就算干涉。因此，把合作工作仍然陷在合作幹部身上，沒有把它變成是大家的共同任務。由於這次把錯誤思想和糊塗觀念的澈底清算，幹部思想是搞通了，因此每個辦事處的幹部都深感興奮而愉快，都感覺對今後合作政策與業務方針有了把握，因此他們提出除完成日常工作外，要保証每區建立或健全一個勞動互助合作社，（四區保證二個、五區保證三個）再整理出合乎毛主席所說的十大業務中的一個合作社，並保証月底作出總結交縣。（鄭勛）

敵搶麥失敗的窮技末術 冒充我名義印發宣傳品

三分區訊：最近發現敵偽冒充我「三軍分區政治部」名義，及仿照我方口吻，印製宣傳品，施行其極毒辣之欺騙宣傳，其中有「極力避免水害」一種，內云「最近因為大雨的關係，房屋倒塌的很多，一般農民，極為可憐，以前我們為防止鬼子搶奪小麥所挖的地洞，也塌了不少，各家應當急速將地洞裡的小麥取出，放到堅固的磚房裡去縝密掩藏，以避免鬼子的搶奪和水災……」等語。顯然，這是敵人搶麥失敗而施演的無恥的窮技末術；但是，我早就看穿了敵偽千萬種騙術的抗日人民，絕不會去上鬼子的這個圈套，人民都知道，鬼子的搶糧是長期的，麥子只有堅壁在最牢靠，鬼子永遠找不到的地方，而不會「放到磚房裏去」。（兆南）

鬥爭才是生路！

李家莊地雷保村 東桂村右傾受害

五台訊：七月二十三日，敵混成第三旅團二百餘人，和偽軍百餘人，自代縣出發，以五台李家莊為目標進行「清剿」。部隊在山頭上打，山下的李家莊積極進行戰鬥準備，縣區幹部指導群眾轉移，領導着民兵埋地雷。門前、街上，都埋好了，敵人從山上下來，不敢進村，田家村敵偽數十人上來接應，也不敢進村。敵人強迫偽軍進村，推一家老百姓的門，轟的一聲，地雷爆炸了，一個偽軍血肉橫飛，一個偽軍大腿斷了，血流如注，敵偽都嚇的後退了。民兵在山上望見，瞄準敵人打槍。敵人不敢停留，轉向河灣對面的東桂村宿營去了。東桂村素來右傾，有地雷也不埋，結果受了大損失。被敵搶去糧食一千七百十四斤，兩頭牛，兩頭驢，三隻羊，五口猪，四十二隻雞，布疋衣服等五十五件，傢具門窗等九十二件，被毀青苗一畝三分。李家莊卻什麼也沒有損失。李家莊的人們興奮了，準備更多的炸敵人。東桂村從此也接受了教訓，積極準備戰鬥了。（高維）

生產簡訊

△阜平十區區幹部八月十五日晚飯後割芽子，一割就割了千餘斤，賣了三百餘元。（魁位）

△行唐×村楊姐才是十二歲的小姑娘，每天能紡十四兩綫，最近已學會了織布，一天能織一個半布。（旭）

△又丁家莊婦女李振英在村合作社的扶助下，經過四個月的努力，已織布二百一 洋萬餘元，家五口人，改善了生活。最近合作社擴股，她首先入了四百五十元。（仁義）

△又棉花莊生產模範趙鑫，六十八歲了，今年開了×十畝荒，最近又計劃割草二五〇〇〇斤，壓綠肥，幫抗屬割草五百斤，自己割陽草五千斤。（劉昌）

民兵短訊

△八月五日上午，易縣二區游擊小隊，和北白虹民兵，配合子弟兵設伏於西白潤、紅七坡偽堡壘跟前，七八個偽軍往西白潤勒索，行至我設雷地方，轟的一聲地雷爆炸了，炸死兩名，炸傷兩名，被我活捉一名，我繳獲步槍一枝，子彈三十發。（殷棟承）

正定游擊區新收復區
村財政極端混亂
需要來個反貪污浪費鬥爭

四分區訊：在正定游擊區或在新收復區，村財政開支混亂和浪費的現象，是足以令人心驚的。二區北孫村是一個三百戶的村莊，敵人不常去，村公所平常有十個人吃飯，還覺着一個伙食，六個月化偽幣六萬二千八百六十五元七角五分，吃米十八石（一石十二斤斗），總計合偽幣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元七角五分。據二區幹區長說，二區除正民莊外，其他村公所幹部們大都是起伙吃飯的，他們化錢很亂，記賬很亂，清單也很亂，消單上用的百分之八十是吃的，香煙，香油，餅饊，雞蛋，餛子，應有盡有，賬簿類很多，大小不下三十本，個別部隊不遵守制度，某些幹部缺乏群眾觀點與根據地思想，在這個地區大吃大喝，如分區某科工作人員住在某村，自今年四月初一至六月初十開支村公所偽幣八百十九元三角，其數目儘估他們消費的三分之一，實際用去的數目當比這個數目要大得多，另外有的村莊亂開支，如東橫城去年全年開支偽幣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元五角，其中絕大部份為敵偽勒索，敵偽到了集上一頓就吃偽幣二三千，但村公所的浪費也佔很大數目，以致去年的賬目到今天還沒有算清。記者曾隨同某游擊小隊在這個村裏吃過一頓，三十五個人吃一頓烙餅，蔬菜共化偽幣一百五十元，部隊付了十七斤半的糧票，小米以偽幣三元半一斤計算，實值偽幣六十一元三角五，這樣村裏就要貼錢九十八元六角九分，部隊在這村裏住一天，當要貼偽幣二百九十五元九角五分。在這一帶，部隊和工作人員到村，抽烟和開西瓜還極其流行，像正定二區這樣村財政開支的浪費混亂現象，在其他各區也同樣存在，不過在嚴重的程度上稍有差別而已，拿六區南四村來說，這是一個五十戶的小村，今年村裏只來過一次偽警備隊，據村裏的幹部們說，這村的開支較任何一村都節省，今年三月初一到六月十二，支出偽幣四千一百十七元六角二分五，其中偽敵勒索偽幣一千六百二十六元三角。造成村財政制度混亂和浪費的基本原因，主要是幹部在思想上缺乏群眾觀點，以致造成群眾對敵負担沒有很好注意掌握，村公所消耗則熟視無睹，部隊和工作人員在經濟上不注意愛護群眾利益，經濟制度不能嚴格遵守，對於村幹部未進行教育，以致他們也多少傳染了些敵偽大吃大喝貪污腐化的不良影響。在這些地區，我們需要迅速展開一個群眾性的反貪污反浪費鬥爭！（洛灝）

唐縣趙祥兒撥工組
討論搶收種麥工作

唐縣訊：張合莊趙祥兒撥工組，檢查過去生產計劃，不但全部完成，而且超出原有計劃。他們討論搶收種麥工作，也召開了三次會議，已確定了三個地點（三個場），堅壁地方也選擇好，眼下即把碾場的磙碌及農具麥秸都抬在那裡準備好，莊稼誰的熟了，就先莽誰的，一般的先收割黑黃豆及穀，次莽穇子，在搶收中，作到一畝割，一畝耕，一畝種麥，如情況太緊急時，有去年的經驗，地不耕也能順耩一隴種麥，以後再撈。他們有決心的提出：「若讓鬼子搶走一粒糧，就不算好撥工組，還領導別組也這樣作。」現在他們正在積極準備爭取搶收種麥的模範。（張心慧、胡建芳）

平山蝗災嚴重
當地人民正全力撲打中

本報平山三十日電：平山八區馬上、唐家溝、北莊、西溝、雁尾溝，發現飛蝗，有五六畝的面積；十二區奉良、石殷河，十一區趙家岸，七區狼河，五區西黃泥、羅家會，二區羅家莊、小覺、秘家會、莊窩，均已發現飛蝗，從東飛來，現已相當普遍，除該縣已緊急動員群眾立即撲打外，專區級黨政民機關全體人員，已停止不緊急的工作，協助群眾撲捉。

今日的平陽區

周振芯

平陽區的老鄉，具有着頑強的鬥爭性。去年敵人，三個月的「駐剿」「掃蕩」，群眾遭受的災害，是極其嚴重的。五六四個男女同胞被敵寇慘殺，萬餘市石糧食，半數以上的牲畜，遭到敵寇瘋狂的搶掠與破壞。但是老鄉們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，反而更加堅定了抗日的信心和鬥爭的決心。

大生產運動開始以來，合作社五百大石貸糧，七十萬元牲口貸款，政府二十大石的賑濟糧，解決了群眾生活和籽種問題，打下了今年大生產的堅固基礎。

合作社用了三萬元農具貸款，組織鐵木工人十一個，有重點的調劑了農具，平定了市價，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到四分之一。平陽的鐵工牛財祿、王快工會主任（鐵匠），都能公私兼顧，抗屬得到百分之十以上的低價優待，成爲工人的模範。

勞力組織全區達百分之三十六，牲畜達百分之三十五，據五月份以前的統計，共撥工八千餘個，省工二千三百餘個，僅平房村人畜變工（駁炭）即省工八百餘個。特別是以戶為單位的互助組織，把無力戶有計劃的配備到各組（如台南九四戶，參加撥工組的九十戶，都是以戶為單位組織的），起了保證的作用。僅七十七個村的統計，去秋被敵屠殺造成的九十七個寡婦，就是這樣解決了生活的，這種互助組織在災區還是更適合的，不僅可以實行勞力的統一使用，還發展到經濟互助，和農具的統一使用，僅鐵嶺、鬼火峪、台南三村，調劑籽種，就有大麥一・五石，穀子一・一石，玉麥九・二石，黃豆六・四石。

民兵包工，大大地推動了生產，鋤每畝小苗工價七十元至九十元，下平陽民兵一早上可掙到一千元左右，現已掙二萬餘元，特別是對貧苦無力戶一律秋收後交工錢，民兵情緒異常高漲，生產效率提高到一倍以上，現正在熱烈的突擊鋤三遍。大部村莊都在實行這一辦法，群眾頗為歡迎。

半數以上的抗屬（應代耕的）實行了專人代耕，據實際經驗：實行專人代耕，可加強代耕人之責任心，而且省工在一倍以上（如五丈灣有四戶抗屬享受代耕，其中有三戶是專人負責的抗屬的快；一戶是輪派的，打壞步曲，實際上有一個工就打好了，可是派了兩個工，還打乾淨）。初步的實行了獎懲制度，五丈灣郝占德代耕較好，給予了精神上的獎勵，王快某人故意為虎，大麥收穫少於鄰地的一倍多，罰以三柯大麥賠償抗屬，起了很大教育意義。

駁炭運銷的開展，已成為四區上半部群眾生活上最可靠的事業，莊裡災民吳占瑞一頭驢掙到一萬二千元，除解決五口人的生活又用六千元買地，平房村五六頭驢子截至五月，掙洋十八萬元。竇黑一帶七個村總計在百萬元以上。群眾說：「今年的生活可不成問題，趕上驢馱遭災，就吃個幾天子，除非是那些懶漢們才會再餓肚子呢。」又說：「担統累稅多担一分也沒有關係，只要一個月給我們多省一個勤務，一年計算下來，就把十來柯子米掙了。」由此可見馱炭運銷在群眾生活上的重要，只要走到老鄉的家裡，他們就會很高興地告訴你說：「去年敵人剛退走的時候，那裡會想到生活上這樣痛快呢，要不是上級照顧的周到，今年可不行！」

合作社對副業的組織（做鞋組，紡織組，豆腐、小飯等）實行了定期貸本、交本、代購、轉賣等辦法，解決了很多災民的困難問題。鬼火峪十六戶災民生活提高到一般水平，鹿家峪十四戶災民賣豆腐的，尤其鄭其昌有時趕集，一天可賣到兩磨子，解決六口人的生活，六畝地得到很好耕種。頭等編草帽的能手青婦鄭茂蘭，五月端午在方果廟會上十二頂草帽全賣完，她總計已掙二千元。

現四區的老鄉在愉快的生活中，正猛烈的突擊鋤三遍，種菜，倒齊麥，壓綠肥，防蟲害等工作。

中央軍被俘軍官出險
我政府予以優待

他說洛陽失守是長官臨陣逃跑
軍隊得不到老百姓的援助

徐水訊：易起舞湖南湘潭人，任中央軍一四軍四九師特務連連長，今年五月間參加洛陽戰役，被敵俘擄到北平，最近他從敵人虎口逃出，跑到我抗日民主根據地，八月十三日到達徐水縣政府，我予以殷勤的招待。他未到邊區以前，心裡時常恐懼懷疑，但在到邊區以後，使他無限興奮，他在一路上看到軍民的親密團結，感到十分驚奇。老百姓告訴他說：「八路軍太好了，什麼事情都是為着老百姓打算，真正幫助人民解決困難。」他看到路東×村在情況緊急時，部隊打仗，×村老百姓站崗放哨送信，幫着八路軍作戰，使他聯想到河南戰役的失敗，他說「洛陽情況緊急時，長官都臨陣脫逃，作戰的部隊絲毫得不到老百姓的幫助，因為軍隊欺壓人民，軍隊到的地方，老百姓就嚇的跑遠了。」接着談到中央軍的生活，「中央軍與八路軍不同，那裏有等級的區分，官兵不論吃穿待遇，都是不同的，下級幹部和士兵，平時不發餉，沒辦法，竟將樹葉草根吃了兩三個月，沒勁打仗，糧食發下來都叫團長賣了，供給他個人吃喝嫖賭。所以士兵逃跑的事情很多。」他又談到現在北平的敵兵，也非常恐懼，對戰爭前途抱悲觀，他說一個敵兵對他說：「希特勒被制，大大不好的，日本對中國抗戰沒有辦法的」，又一個敵兵對他說：「我們不怕你們中央軍的，只怕八路的，神八路不好打的，聯絡員報告八路隊伍大大的有，等到「皇軍」隊伍出去討伐時，一個也見不到的，「皇軍」的回來時，八路的機槍又兜着屁股的打來，大大的沒辦法。」（飛）

靈壽新解放區
教育工作開展
三個月增加六十餘學校

靈壽訊：本縣自今夏通退大量碉堡，有不少村莊得到了解放，即現在仍離碉堡很近的地方，也因我武裝鬥爭，敵人不敢活躍，也得到了部份的解放，所以各種工作都有開展，特別教育工作最為顯著，原有三十餘學校而且不起什麼作用，現在已增至九十六處了，多半都辦得挺健全，這新增之六十餘處學校，解決了兩千多名失學兒童不能求學的困難。（木風）

合作簡訊

△易縣東峪合作社，經整理後，現已大有轉變，該社重新整頓勞力互助組，規定八月份為生產教育月和秋收秋耕種麥準備月，號召社員每人繳肥二〇〇〇駄，並增設醫務部，由八月一日起截至十二日，已有五〇餘人治好了病。（光軍）

△劉子英的撥工組採用了兩種方式，來解決撥工組員們家裡的生活困難。一種是本撥工組發生忙的時候，某一個組員家中沒有吃的時，他們就用撥工組的力量，向勞動力缺乏的人家包一天工，將所得的工資糧食解決該組員的生活問題，以後讓他還大家工。一種是本組發生不太忙的時候，他們有計劃的抽出勞動力來向缺乏勞動力的人家進行包工或做短工，所獲得的工資糧食用來解決全組的生活，留下的人做大家地裡的營生，這樣一來，大家的營生都做好了，沒有糧食吃的困難問題也解決了。（曹風濤）

△阜平五區大部村莊完成擴股計劃，蕭家村是個很窮的村莊，也擴股一萬七千元，超過區社對他的要求百分之二十，白崖村擴大[illegible]超過[illegible]以上。

短評
減輕游擊區人民負担

游擊區是敵我鬥爭最尖銳最殘酷地區，在敵偽不斷騷擾勒索壓榨下，群眾負担是極其繁重的。減輕游擊區人民一分負担，即是我們重要政策之一。我們必須懂得，減輕游擊區人民一分負担，即是積蓄一分抗戰力量，就為反攻準備增多一分保障，就在游擊區尤其是如此。我們各種工作能否開展的關鍵，在於我們能否依靠群眾，也就是要有堅強的群眾觀點，要具體的關心群眾生活利益，從對敵鬥爭直到吃飯穿衣，都要周密地照顧得到。

由於群眾觀點加強了，對游擊區村財政混亂現象，我們接二連三地發現出來，並已經解決了或正着手解決。這事實說明，我們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，因而我們敢於揭發缺點，敢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來加強我們戰鬥力量。

克服游擊區村財政混亂現象，是艱苦鬥爭過程，必須從實地作起，不是一紙號召指示即可解決的。但克服的關鍵：則一方面在於到游擊區的部隊和工作人員，嚴格遵守正規經濟制度，時刻注意減輕人民負担並主動幫助清理村財政；另一方面則在於發揚群眾的民主精神，能以隨時檢查了解村款開支，制止那些不正當的化費。當然，游擊區是敵偽經常騷擾地區，整理村財政，絕不能離開對敵鬥爭，而且只有在強化對敵鬥爭下，才能得以實現。在我們不斷取得對敵鬥爭新勝利情形下，我們有條件把游擊區村財政整理妥當，推上軌道。（土）

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

續範亭

謹陳者，範亭自西安事變後，代表[illegible]回到自己的家鄉山西太原，向你和山西人士，陳述了西安事變張楊之團共合作、團結抗戰的主張；並且把我所知道的共產黨的主張：在世界聯合英美蘇共同打倒德意日法西斯，在中國爭取蔣介石及各黨各派全面抗戰到底，也向你和山西人士陳述了。你當時沒有肯定的表示，但對擁護蔣南返，你是表示懷疑的。那時我還是和你第一次的正式見面。我在兩年之間，奔走萬里，所到之處，盡是黑暗，愛國犯法，抗日有罪，媚日恐日成爲風氣。西安事變稍見光明，但短期間就被熄滅了。

山西以一隅之地，提出了守土抗戰，收羅進步青年，成立犧盟會，解放思想自由，允許開設生活書店。我看見山西是有了光明，雖然是僅僅點出一支土蠟燭來，光明不大，但我卻和許多愛國的青年一樣，像撲燈蛾似的，圍繞着這一點兒光明，不肯他去了。

「七七」抗戰開始，你高喚這是民族戰爭，需要大家一齊努力，委我爲高級參謀。我忠心耿耿的幫助你抗戰，是爲了我們的國家，不是爲了你個人。山西的動員羣衆團體，除犧盟會早已成立，八路軍開入山西後，就成立了各黨、各派、各軍參加的公開統一戰綫的戰地動委會，並推我爲主任委員。由戰委會又發展了暫一師新軍，山西犧盟會又發展了山西的決死隊、工衛隊、政衛隊等。

由於山西的晉綏軍、八路軍、新軍及各友軍是真正合作，使侵入平型關、雁門關的敵寇受到很大的創傷。此時的山西，蓬蓬勃勃，真是抗日的模範。此後太原、臨汾相繼失守，你率領餘部退守吉縣，更渡黃河，駐節秋林。當此時也，若不是八路軍、新軍、犧盟會、戰地動委會發動羣衆，保衛山西，建立了晉東北、晉東南、晉西北諸根據地，在敵後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，山西的前途，早已不堪想像。此時正應該加強團結，開放民主，發動羣衆，謀與敵人作長期鬥爭，把山西作爲華北抗戰的堡壘。所有軍民，異口同聲，一致要向這個目標前進。

誰想一九三九年初，你所召集的秋林會議，正是圖謀投降妥協，加緊獨裁，破壞團結，製造分裂，陰謀反共，困死八路軍，餓死八路軍，取消動委會，取締犧盟會，先消滅決死隊，再消滅暫一師和工衛旅。這個秋林會議，是集反動之大成，設施叛國之開始實行。秋林會議的這些陰謀，雖未公開發表，但在你每天開會的言論和行動中，我們已經完全感覺到了。本來你的「守土抗戰」，就是告訴日本人：我的抗戰，就是爲了守護我的這塊地盤，只要你不侵犯我這塊地方，我不抗戰也是可以的。你在會議中提出了「無條件存在」的理論和「按鬼三無」的政策。無條件存在，就是不擇手段的存在，你暗示了如果能存在，投降敵人也可以。「一切爲了存在，存在就是一切」，這是你的高論。你對你的核心組織的同志會說過：「續範亭是抬上棺材抗戰的，我們不能做上棺材抗戰。」至於「按鬼三無」的政策，那是你自己「唯中論」、「唯我論」哲學的傳統。「唯中論」是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，況且按鬼三無的政策，你在抗戰以前就早做了準備工作，秘密派遣南桂馨、梁綎武、趙承綬以來等住天津，與日本人接洽搗鬼，這是你多年經營的第一個路線；其次就是向國民黨、共產黨經營的兩個路線，但是你最努力經營的路線，還是東面向着日本人的那一個，這都是我們當時都切知道的。

秋林會議以後，你就按着你的陰謀計劃進行，組織了「突擊隊」、「精神會」許多特務團體，散佈謠言，瓦解新軍，破壞新軍，打擊犧盟會，解散戰地動委會；對於八路軍，也是到處壓迫打擊，造謠中傷。一方面與日寇勾通，先改編你的一部分隊伍爲「抗日忠勇先鋒隊」，這個圖記，是我們由十九軍繳俘的軍官手裏得來的，約有一寸寬、五寸長，我們現在還保存着。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你與日寇配合，以六十一軍和十九軍等幾個軍，突然向犧盟會所領導的決死二縱隊包圍進攻，經過一個月的苦戰，幾部轉入晉西北。同時，你又命令趙承綬、郭宗汾兩個軍，放棄岢嵐、寧武、五寨對敵陣地，撤至興縣、臨縣、方山之綫，包圍決死四縱隊、暫一師和工衛旅。我們處在日寇和舊軍的夾擊之中，苦戰半月，趙、郭兩軍退守離南，把嵐縣也給敵人佔領了。

同時，你們又進攻晉東南戎伍勝、董天知領導的決死三縱隊，雖然你們殘殺了許多地方幹部，瓦解了三縱隊幾部分軍隊，但是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。這是新舊軍事變的大概經過。

我今天還要追問你一句：爲什麼一定要消滅我們？我們的罪案究竟在那裏？在你未答覆以前，我先解釋一下，你看對不對。辛亥革命，你以同盟會的面目，兩面手段，擄取了個都督，權力剛剛到手，就投降袁世凱，消滅異己，殺害同志。晉南革命領袖李岐山，被你騙送到袁世凱監獄裏，晉北的革命領袖續西峯，被你通緝捕拿，逃亡在外十餘年；當時山西的革命同志，被你殘殺下獄者不可勝計，逃亡者數百人，我也是其中的「一個」。這是民國三年的事。以後，你把六十歲的老父親送給袁世凱做抵押，決心向袁世凱稱臣，袁世凱做了皇帝，封了你個什麼侯。袁世凱死後，你又繼續擁護馮國璋、段祺瑞、徐世昌、曹錕、吳佩孚等北洋軍閥，反對革命。

山西地位最近北京，自民國開始以來，你總是擁護北洋系爲正統，反對革命，革命黨人實在把你討厭透了。民國十三年，國民黨推倒曹、吳，我們的革命領袖胡符僧、續西峯等主張的預定計劃，先打倒山西，再對付奉天，可惜我們的最高軍事長官馮總司令，還有一般高級將領，被勝利衝昏頭腦，認爲你是很恭順的，不足爲患，先打了奉軍李景林，逃脫了山西，這是你的幸運。以後你出兵石家莊和大同，抄了國民軍的後路，幫助了張作霖和吳佩孚，與他們聯合，進攻南口、雁北，把國民軍趕到綏遠沙漠的五原。你這對於中國的革命，是何等不可赦的罪惡。十九年，閻馮聯戰蔣介石，都我是沒有勇氣參加任何一方面的，我認爲你們誰勝誰敗，是不利於國家，不利於革命的。這是你過去的政治方向。

我聽說曾有人勸過你說：「續西峯不但是山西的人材，而且是國家的人材，他在外頭進行革命，是與山西不利的，不如把他叫回來。」你說：「我知道續西峯是個千里馬，但我們不會騎馬，騎上就會摔下來摔死的，所以非把他收拾了不可。」但今天的續範亭，並不是千里馬，然三十年來革命戰綫上一匹老弱馬、病馬，一天走不了幾十里地，進步很慢。但你基本上害怕馬，剛剛騎上一蹄步，你自己就摔下來了，何況薄一波、韓鈞等都是駿馬，都是中國的千里馬，你更不敢騎了。但是不會騎馬，不敢騎馬，就要反回頭來打馬，殺馬。馬是有知覺的，他感覺到痛苦，爲了自衛，倒踢你一脚就跑了，踢傷你了，這就叫「閻王定下殺馬計，跑了馬兒又傷身」，這是何等愚蠢的事。或者你給我們加一個罪名是：與八路軍合作抗戰，同情共產黨，擁護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，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，違犯軍法、軍令，敵後亂打游擊。但我們估計這不是我們的罪案，而是我們對國家民族應該盡的責任。與八路軍合作抗戰到底，是中國團結抗戰天經地義應作的事。信仰新民主主義，擁護抗日民主政權，這是我們甘心情願的。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，至今五十餘年，中國革命的志士和中國的勞苦人民，流血犧牲何止億萬，然而三十年來，軍閥橫行，民主政權迄未建立，三民主義毫未實行。八路軍共產黨在敵後建立了民主政權，實行了三民主義，發動了八千餘萬廣大群衆，予日寇以長期的致命打擊，建立了中華民國復興的基礎，使國家免於危亡的慘禍，使投降妥協的獨裁者們有所顧忌，不敢明目張膽的投降敵人。八路軍共產黨對國家的這種功績，我們不但同情，而且擁護，不但擁護，而且感激流涕，願意和他們永久站在一塊，而爲國家民族奮鬥到底。你說這是我們的罪案嗎？就請你這樣宣佈了吧，我們是願意接受的。現在你和敵人勾結起來打我們、打八路軍，你已經成了國家的叛軍，那我們當然是叛軍的叛軍了。這個叛軍的罪名，我們倒也是願意承受的。

[illegible]勸你幾句話吧！你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，就是勾結敵人回到太原，你還能享受幾天？正如趙主席特勸你的話：「那種下流漢奸滋味，你能受得了嗎？」就算你能忍受得了，你的部下都能忍受得了嗎？你和你少數的高級將領官僚們，所以不顧一切，毫無廉恥的想着急於回到太原，無非是想着舊夢重溫，享受你們的朱紅大門、黑漆大門、中西合璧、雕樑畫棟、嬌妻美妾、燕窩魚翅、現洋股票、汽車馬車，過你們那作威作福窮奢極慾的日子。但事實已經大大變遷了，朱漆大門已經重染了太原人民之鮮血，燕窩魚翅也不大容易找到，嬌妻美妾日本人還要揩油，現洋股票也不大容易重回你們的手，作威作福已經是當了日本人的孫子，比奴才的奴才還要下賤。現在日本人就要失敗了，人民絕不能饒恕漢奸投降的存在，到時候落一個人財兩空，走頭無路，你就不怕你自己滅亡，跟你多年的部下，還有多少熱血的青年，你忍心把他們都送到黑暗深淵裏去嗎？實在說，你的部下也不一定都贊成你的作法，他們不過爲軍法軍令所迫，不敢不服從你罷了。

在晉西北的時候，我和趙承綬講了些只有抗戰到底才有出路、動搖就是罪惡的大道理，他說：「範亭，你說得很對，一切問題都是由私人財產所累，像是閻長官有任何命令，我們還得服從，我們是脫離不了山西這個小圈子的。」但這是你們貴族階級的觀點，其餘山西人民，以至乘化之領導的一般青年，都是反對投降妥協的。要說你的部下，都願意跟你投降，恐怕是極少數吧！你知道「漢人子弟，男盜女娼」，強迫人做漢奸，這是何等的罪惡。自你統治山西三十餘年來，試問你的財產究竟在那裏呢？不過是太原市上增加了許多奢侈無恥生活的寄生蟲，朱紅大門、黑漆大門幾百家，搜刮山西人民的血汗、剋扣山西士兵的軍餉，做你們少數人的資本，不管工業也好、礦工業也好，都是你們少數人分[illegible]的工廠和公司。你們的財產多少，我都沒有調查，[illegible]的房子幾乎佔了幾條街；周[illegible]的陪嫁女兒嫁裝綿延了幾里長；李[illegible]一夜賭輸了現金十三萬；太原市上無一公園，榮汗茹個人花園耗費十餘萬；至於你的財產，更不用說了。、你兒子的汽車，在太原市上，橫衝直撞，絕不讓路，太原的司機師都在顫慄，今天在延安的司機師，說起來猶有餘悸。

一九三八年，趙承綬的[illegible]向南[illegible]，一萬五千的老家當存的三百床嶄新的被窩，給日本人搶光了，價值一千多元的洋狗，也給日本人打死了，埋藏在地下的銀錢財物，還不知有也沒有？」趙承綬也告訴我說：「我們家產是完了，北平的也沒有了，大同的也沒有了，綏遠、太原、五台的家都沒有了，現在只留下現洋六十萬元，儉省一點可以過幾年。」這是我所知道的幾件事，隨便舉出來說一說。無窮的奢侈，多方面的佔有，其餘都可以類推的。

這些情形，你大部份都是知道的，但你以爲是當然的、合法的，因爲你們是當權的貴族，真是「貴人一勞心，價值千萬金」，這就是你的「按勞分配」吧！

山西一般人民的生活，卻又怎麼樣呢？到處土豪劣紳、貪官污吏把持地方政權，壓迫人民，剝削人民，以致農村破產，窮困萬分，我的村子素稱富饒，而三百餘戶中，不向人借債的，只有十餘戶。甚至村長、保長有限制住戶出村之權，這就是你的「模範村政」吧！

三十年來，所有你親近的官僚、軍官，決心做你的奴才走狗的，都是大發其財，並且他們的地位、官級，甚不多成了固定的，造成山西一種貴族階級，這是你們想着投降敵人、重溫舊夢的總根源。至於你個人的財產，當然也是「狡兔三窟」，別人不容易知道的。抗戰以前，我覺了的只是法國銀行騙了你四百萬。臨汾開會時，你告我說：「山西省政府的財產尚有兩萬萬，都要拿出來抗了戰。」我是很贊成的。但山西的財產在你一手把持之下，你們認爲是私的，自然是你們自己的，公的，公款、公產的所有權，也在你的手裏。私的自是私的，公的也是私的，究竟你把這些財產是不是抗戰用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總而言之，你是山西一切獨佔與支配者，今天又要領導部下與人民，投降敵人作漢奸，你的權力究竟有多麼大？

你們陰謀投降敵人的辦法，花樣很多。一九四二年，你得到敵人的允許，你把你的軍校、工廠以及一切器材，都搬至河東吉縣一帶，與敵人和平共居，並且與敵人進行了「安平會議」。向重慶要狗，增加了好多軍費。向延安八路軍、新軍示威，表示你有了奧援，日本人爲你撐腰。這種政策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要死狗政策」。這和鄉下的無賴一樣，勾結土匪，威嚇鄉里，詐取錢財，洋洋得意，這是何等的醜事！而你自以爲是一舉數得，此計甚妙，不聞國人之唾罵，把你早當作死狗一條了。同時，你還實行「策偽政策」，選極「策偽政策」，有兩方面的作法：一方面和日寇講好，把你們的文武幹部秘密的分配在偽軍、偽政權中，一方面替日寇做事，共同反共，打八路軍和新軍，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，到了日本人顧不來的時候，你們把他們收回來，人地兩得，都成你們的了；另一個辦法，是把你們的軍隊秘密的讓他叛變了，變成偽軍，佔領地盤，搜刮人民，配合日寇進攻八路軍、新軍，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，日寇顧不來的時候，再交還你們，豈不又是一個人地兩得嗎？這種政策，實在是卑鄙無恥到極點了。國民黨數十將領投敵，而不加以通緝討伐，都是這種政策的陰謀。這種政策，人們把他叫做借屍還魂的政策，就是借偽軍的屍首，還回你們的地盤與權力。其實這種政策是最愚蠢的，大凡做了偽軍，當了漢奸，人民已宣告了他的死刑，他已經沒有靈魂了，怎麼還能還回你的靈魂來呢？此計雖陰險，但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辦法。最後，就是你的直接投日，但這個辦法更是危險，我把這個政策叫做「下陰取魂」，就是你親自到陰曹地府，想着把你的靈魂致回來。這是一去不返的辦法，你看世界上已經死了的人，能回來的有幾個呢？

（下接第四版）

紅軍海陸聯合猛擊 攻克黑海要港康斯坦查

羅京東北紅軍攻佔布修城

（本報特訊）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：斯大林給托爾布金上將和奧克提雅布爾斯基海軍上將的命令：八月二十九日，第三烏克蘭前綫軍，由於摩托化部隊與坦克部隊的迅速攻勢，配合黑海艦隊海軍陸戰隊的登陸作戰，攻克黑海沿岸最重要港口、德寇在黑海主要海軍根據地——康斯坦查城及港口。作戰有功各部隊，應冠以「康斯坦查」之名，與授以獎狀。二十九日晚十二時，莫斯科以二百二十四門大砲發射禮砲二十發祝捷。

（本報特訊）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：蘇情報局二十九日公報：瓦爾卡城西南，我軍攻克居民區六十餘處。普拉加東北，我軍勝利擊退德寇反攻，改善陣地。羅馬尼亞境內，布加勒斯特東北，我軍發動攻勢，攻克鐵路、公路連接點布修城及其他居民區一百八十餘處。伊斯麥爾以西，我軍強渡多瑙河，在河南展開攻勢，攻克居民區五十餘處。黑海沿岸，我軍攻克康斯坦查城及港口。（參見斯大林命令）

基西尼夫西南 紅軍完成大殲滅戰

（本報特訊）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：基西尼夫西南森林中被圍的殘餘德寇，已被第三烏克蘭前綫紅軍完全肅清。最比薩拉比亞境內的大規模與激烈的戰鬥，已行結束。紅軍俘虜德寇在數萬以上，繳獲戰利品如山。此次戰役，完全表現紅軍之高度作戰技巧，因以所加於德寇之壓力與破壞力，實爲空前。當德寇困軍，一經失去聯系，立即企圖西竄，祇達普魯特河。但突破列斯特河德寇陣地的紅軍機械化兵團，早已迅速搶抵普魯特河，遮斷德寇困軍一切西竄後路。在空軍掩護之下的紅軍陸上部隊之猛力攻擊德寇陣地，德寇乃不得不化整爲零，大股均遭粉碎性的打擊。是時本得里綫一部德寇，尚企圖拚死向紅軍主力側翼猛衝，但是處紅軍，早已迂迴到德寇後方，而與另路主力進行小圍合擊。當德寇統帥部得悉此項危險，欲迅速引退，爲時已晚，本得里等兩城，已落於紅軍之手。該股德寇，乃又傾向基西尼夫西南，企圖自該處打通往普魯特河通路，但紅軍事先早已構成對基西尼夫迂迴包圍的形勢，而在基西尼夫西南，紅軍第二、第三烏克蘭前綫兩路主力更已進行會師，切斷一切可以通往普魯特河的大道。戰事乃趨於空前激烈，德寇仍拚死企圖突破紅軍包圍圈，集結殘存坦克及自走砲於一處，舉行多次猛烈反攻，但均告擊潰。其後紅軍[illegible]提出最後通牒，德寇一面拒絕，一面仍將此通牒交付參謀部商討，等參謀部討論完畢，表示最後拒絕時，德寇統帥部仍企圖舉行另一強力反攻，企圖突圍。此種拚死反攻，曾經歷十三次之多，但均遭紅軍重創，絕望而退。某處，紅軍曾誘敵前進若干公里，德寇自以爲通路已得，欣喜如狂，結果仍証明爲紅軍戰術上的變化，遭受重大損失而無結果。現基西尼夫西南此項被圍德寇，已遭紅軍第三烏克蘭前綫部隊全部肅清；掃蕩工作，已於昨日（八月二十八日）竣事。在二十八日一日之內，德寇官兵被俘的在五千以上。

塔斯社奉命聲明

蘇對保政府宣稱中立 認爲遠不夠形勢需要

（本報特譯）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：最近外國報紙正流行一種謠言，說蘇聯政府已經正式承認與擁護保加利亞政府所聲稱的中立。塔斯社爲此特奉命聲明：此項謠言，完全不合事實，因爲蘇聯政府對於保加利亞所聲稱的中立，就目前形勢而論，是遠遠的不夠的（

羅軍對德作戰 已俘敵一萬二千名

（本報特譯）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電：日前被紅軍俘獲的德第三十集團軍指揮波斯提爾上將，乃德寇在東綫著名將領之一，他的名字曾屢次被德國統帥部公報提到。他去年才被提升爲陸軍上將，一九四三與一九四四兩年度內，曾連獲德國高級勳章兩次。

莫斯科二十九日[illegible]：日內瓦訊：布加勒斯特廣播，羅軍司令部的情報稱，羅軍繼續作戰，以便佔領各預定的目標。布加勒斯特德寇反抗停止後，已復太平了。在布加勒斯特城以北，正在與德軍舉行戰鬥，已佔領提爾格維斯特城及其機場，德寇企圖由布拉索夫越過山崗逃竄。在特蘭西瓦尼亞，德軍在匈軍掩護下，企圖越過邊界，但都被擊退了，並遭受到巨大損失。在其他兩個地點，敵軍被解除武裝，羅軍俘獲八〇〇〇名，並繳獲了許多戰利品。在多腦河的德寇船艦，企圖往西方開駛，然而遭受了羅軍江防艦隊的進攻，與沿江砲兵連的轟擊，而被擊沉了兩隻魚雷[illegible]，五十四十隻拖船，此外還有十隻被打傷，兩艘被繳獲。羅機擊落德機十架，其中有兩架巨型運輸機。到現在爲止，羅軍俘擄了一二〇〇〇名德寇，約獲了德寇大批車輛與成百的汽車。

南斯拉夫解放軍繼續攻勢勝利

塞爾維亞各段

（本報特譯）日內瓦二十九日塔斯電：南斯拉夫解放軍總部公佈：塞爾維亞各段，我軍繼續勝利攻勢。熱亞衆巴段，向齊戈蒂推進的保加利亞及契特尼克維隊已被擊潰。塞爾維亞西部，我軍佔領加尼薔部城，擊斃保軍五百名及俘虜八十名，戰利品中包括大砲三門。塞爾維亞東部，我軍攻佔班卑城。摩拉維亞及多瑙河方向地區已無敵隊。門的內哥羅，我軍經過十天防守戰後，發動勝利反攻，並突入彼瓦河敵陣。波斯尼亞東部，黑衫師團企圖逃往佛拉斯茲，業被擊潰，殲敵三百八十名。克羅特亞的摩斯拉芬諸區，德軍及烏斯塔希部隊被擊退，焚毀火車兩列，其中一列載敵汽油，另一列[illegible]卡車。此外在波省東部及中部，尚有逃兵火車七列出軌，敵兵斃命者達二百餘人。在斯洛文尼亞的多爾斯卡耶地方，敵軍自波里耶城敗退。卑卡、哥爾斯基、戈塔爾等地，我軍佔領班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軍企圖突圍前往克羅特亞，[illegible]被逐回[illegible]及卡爾洛瓦[illegible]。

（上接第三版）

你是一個獨當一面的司令長官，應該有這樣一種胸襟；人之父母就是我自己的父母，人之兄妹就是我自己的兄妹。日寇自侵入中國以後，把我們的同胞們、小姑娘、老太太姦淫殘殺了不知多少，應該提倡每個人有百分之百的仇恨心，不報此仇，不是人類。而你們恰要妥協投降，那就等於日寇在前面，把我們的[illegible]死了，而你們還在後面舐日寇的屁股，這在任何方面說來，都是何等王八無恥的事。一九三九年，你們和日寇搗鬼、謀害新軍的時候，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，其中有幾句話是：「只要你們抗戰到底，我們叫你們爺爺都可以，但是請你們別搗鬼。」這些話還不夠下情嗎？還都是爲了我們的國家，並不是怕你們。現在你們眞要給日本人當孫子了，[illegible]太吃虧了，因爲了這樣，再不能向你們求情了。但是，你們投降日人以後的地位呢？或許還會把王克敏叫伯伯，把汪精衛叫叔叔，那就成了奴才的奴才，孫子的孫子了，這是何等可恥的事！

按你的行動，實在是中國的米海洛維區，現在米海洛維區被南國的政府撤職了，並給以國家叛反的處分。國人自有公論，政府當有權衡，就以現在的通敵事實，（詳見十八日解放日報一波、韓鈞向記者談話——載本報八月十八、十九日四版——編者）已經是死有餘辜了。

我這一封信，雖然是批評你、罵你，但是很公正、很實的。三國時，諸葛亮罵死王朗，我今天並不是想把你罵死。雖我也不是諸葛亮，當然罵不死你，因爲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。王朗還講一些廉恥，得了罵以後，就羞愧而死，你是個私自利、不顧一切、陰險奸詐、頑鈍無恥成了精的老怪物，自當然把你罵不死的。但還希望在利害關頭上，把你罵活了，因爲你又是一個最聰明的人，純講利害的。中國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，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，山西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，也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，這點你應該了解吧！

你是山西的土皇帝，一切言論和行爲，都有些人拍你的馬屁，實際上你的「唯中論」、「物產証券」、「按勞分配」等「學說」，都是投機取巧、壓榨人民的「理論」，不值識者一笑。你多年在山西好像井底蛙，小地小天，自高自大，而你自以爲你的學說是超過馬克思和孫中山的，所以你既反對共產主義，同時又背叛三民主義，你眞是天下第一了！

在秋林會議時，你常向我們誇耀的說你的「唯中論」哲學是再妙不能了，如八月十五中天之月，不多一點不少一些，又中又正，又滿又圓。但我們感覺到你的爲人恰與此相反，你如「廁中怪石，不中不正，又臭又頑」，這如「井底蛙，小地小天，自高自大」，作爲一聯，不就是你的全副寫照嗎？古人說「人苦不自知」，自古以來，你們獨裁居高位者，被人恭維，被人包圍，永遠不會了解自己、認識自己，這倒難怪你一人。反過來說，這就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貴，所以必需也。你還以爲我們反對獨裁、主張民主是攻擊個人嗎？任何國家的獨裁制度，都是在現今世界不能立足的了，你明白嗎？

三十年來，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，就是誰會投機取巧，搗鬼搗的好，誰就能佔一時期的勝利，多存在幾年。你是一個投機取巧、搗鬼搗的最好的，因此你存在到現在。但是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是正義戰爭，就是誰投機取巧誰倒霉，誰最善於搗鬼誰失敗得最快，因爲戰爭的性質不同了。你雖聰明，沒有了解這一點，仍然繼續你的投機政策、搗鬼政策，所以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禍由自取，怨得誰來？

我雖不是共產黨員，但我十分同情並擁護共產黨的辦法，因爲他們眞正實行了三民主義。我所以反對你，是因爲你背叛了三民主義，做了山西的土皇帝，勾結日寇、背叛國家，壓迫山西的人民。我實在告訴你說吧，我這個人，不是私人恩怨的，誰對得起國家民族，我就擁護誰，誰對不起國家民族，我就反對誰。十年前，我還是個[illegible]的人，四書五經、諸子百家，我也多少讀了些，認爲世界任何的人，都能感化而轉變的，我的陵園自殺和又回到山西來做事，[illegible]觀念是錯了，不但收效甚微，而且自害太過。[illegible]了我的滿腔熱血，並且每遇到可悲可憤的事情，我就又要流淚，又要吐血，我的悲傷憤怒，眞有天大來大。我給你這一封書，還是在病床上口述的，並且又流了我的多少淚，吐了我的多少血。但我的淚是與世界被壓迫人民、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同傷之淚，我的血是與世界被壓迫人民、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共流之血。你們的特務們，尤其是秘林的特務們，常常向西安和山西報告，說「續範亭已經死了，千眞萬確的已經死了」兩三次了，這大概是你[illegible]。但是我實在告訴你吧，我現在還活着，並且我還了解了些馬列主義，而且還知毛主席的許多高論，[illegible]。他說，世界人類的慘劇，都是由於不良的制度產生的。中國尚在半封建的階段，所有一切人民的痛苦，比歐美國家還要殘酷，中國必須建立眞正民主制度，才能走上抗戰必勝、建國必成之道。人類社會制度之向前發展是必然的，不是少數人的意願所能做成的。我聽到了這些高論，才知道你們這些害國害民、倒行逆施的東西必然要崩潰，是無可倖免的，[illegible]我的死也許三月五月，也許一年半載，但也許死在你的後面，因爲誰也沒有開辦過的人壽保險公司。但我和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軍閥一同死掉，和你一同死掉，和那些勢力小子、賣國賊一同死掉，我是很甘心情願的，並且是很舒服的。嗚呼，「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」，這大概是被壓迫人民對獨裁統治者的共同心理吧！

只要你們不投敵、不反共，抗戰到底，贊成民主，將來山西全省民主政府成立了，當然每個國民都有他的一份。那時你們在民主政權之內，也都是抗日有功的人，當然更加優待，享受你們的人權、民權、財權、地權各種應有的自由權利，豈不勝於投降求生而反死，謀利而害，詳思之。愚直之言，尚請俯察其情，勿以詞而害意。揣此進言，並請籌安！

續範亭八月十九日

（新華社延安八月二十六日電）

美報著文痛斥 留美波蘭反動份子

眞實的合法，只有從人民和現在取得。

（本報特譯）紐約二十九日塔斯電：最近留美波流亡政府反動份子，曾在「新政治家」雜誌上著文，稱流亡政府爲合法政府。八月二十四日，此間「郵報」，特提文痛斥，略稱：「合法是從何處而來的呢？是從已經毀滅與已經不復存在了的過去抑或是生活着的現在呢？眞實的合法，只有從人民和現在取得。今天波蘭的反人民、反蘇聯的政府所擁有的合法性，和維琪政府曾經一度所擁有的是一樣的。而在虛構的合法與眞實、死亡了的過去與生活着的現在、人民的壓迫者與人民自己之間，是異常清晰而絲毫無置疑的餘地的。」